

明儒學案卷五十三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銓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直實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韞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爲吏部主事遷員外郎陽明起自謫所爲主事官階亞於西樵一日與語西樵有當於心卽進拜稱弟子未幾引疾歸將十餘年而大禮議起西樵自家上疏請追崇興獻帝后召入擢侍講學士至禮部尙書加太子太保復引疾歸越兼武英殿大學士未幾請歸歸十餘年卒贈太保諡文襄薛尙賢以學行著於鄉中離自虔歸述其所聞於陽明者尙賢說之遂稟學焉後官國子助教楊驥字仕德初從甘泉遊卒業於陽明陽明方征橫水謂之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

難未幾卒甘泉謂其是內非外失本體之自然爲文

哀之

皇明書言誌墓非也

楊仕鳴與兄同學初錄所聞備載陽

明之語陽明以爲不得其意其後直書已意所得反  
印可之仕鳴言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  
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  
趨時好又謂東廓曰公往治舉子業竭其才否東廓  
曰然曰今致良知亦竭其才否東廓曰未能也曰微  
竭才曷由見卓爾竭才二字希顏之的也東廓每舉  
斯語以告學者亦未幾卒梁焯字日孚南海人登進

士第官至職方主事以諫南巡被杖武宗畜外國人  
爲駕下人日孚以法繩之不少貸日孚嘗過贛從陽  
明學辨問居敬窮理悚然有悟同門冀閻齋死詔獄  
日孚棺斂之鄭一初字朝朔揭陽人宏治乙丑進士  
居紫陌山閉門習靜召爲御史陽明在吏部因陳世  
傑請受學聞其說以爲昔多岐而今大道也時朝朔  
已病人勸其緩學曰夕死可矣卒於浙閩中自子莘  
以外無著者馬明衡字子莘莆人也父思聰死甯濠  
之亂子莘立志勇猛與鄭善夫爲古文陽明日草木

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嘉靖三年以御史諫上隆興國而薄昭聖爲非禮下獄削籍歸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中綱於此訓

上類與國而萬印學欲表訓

真香...



明儒學案卷三十 粵閩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繩祖

熊育銓 熊育鏞

豫章後學

徐北瀾

周聯慶 重刊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熊榮祖 劉秉楨

蕭兆柄 李直實

薛侃字尚謙號中離廣東揭陽人舉正德十二年進

士疏乞歸養從學王文成於贛四年而後歸十六年

授行人丁母憂服闋入京聞文成計會同門南野諸

子為位而哭使山東謁孔孟廟刻杏壇講授儀尋陞

司正張孚敬方用程篁墩舊議改孔廟從祀先生請

增祀象山白沙允祀象山莊敬太子薨嗣位久虛先生私草一疏引祖制請於親藩中擇其親而賢者選取一人入京爲守城王以俟東宮生長出封大國初以示光祿卿黃宗明宗明勸勿上已示其同年太常卿彭澤澤傾險人也時張孚敬夏言交惡澤方附孚敬欲借此以申言卽袖其疏私於孚敬曰儲事上所諱言而侃與言同年若指侃疏爲言所爲則罪不可解矣孚敬以爲然先錄其稿進之於上曰言與侃之謀如此姑勿發以待其疏入澤於是語先生曰張少

傳見公疏甚喜可一坐上先生遂上上大怒逮至午門  
會官鞫其主使先生不服澤微詞諷之使連染於言  
先生瞋目視澤曰汝謂張少傅有意余言趣我上之  
於言何與都御史汪鉉黨李敬攘臂謂言實使之言  
拍案大罵幾欲毆鉉遂罷訊上復命武定侯郭勛大  
學士翟鑿司禮監官及九卿科道錦衣衛官用刑重  
翰先生曰以皇上之明猶爲彭澤所欺况愚昧如侃  
者乎上乃出孚敬二密疏以示群臣斥其冒嫉著致  
仕去澤遣戍先生納贖爲民行至潞河遇聖壽節參

議項喬行禮舟中有報喬者曰小舟有服民服而具  
香案行禮者不知何等人也喬曰此必薛中離訪之  
果然先生歸田從遊者百餘人十五年遠遊江浙會  
念庵於青原書院已入羅浮講學於永福寺二十四  
年始還家門人記所聞曰研幾錄周海門聖學宗傳  
去先生釋歸南過會稽見陽明陽明曰當是時吾子  
如何先生曰侃惟一良知而已炯然無物也陽明首  
肯之按先生釋歸在十年陽明之卒在七年安得歸  
而復見之也世疑陽明先生之學類禪者三曰廢書

曰背考亭曰虛先生一一辨之然皆不足辨也此淺  
於疑陽明者也深於疑陽明者以爲理在天地萬物  
吾亦萬物中之一物不得私理爲已有陽明以理在  
乎心是遺棄天地萬物與釋氏識心無寸土之言相  
似不知陽明之理在乎心者以天地萬物之理具於  
一心循此一心卽是循乎天地萬物若以理在天地  
萬物而循之是道能宏人非人能宏道也釋氏之所  
謂心以無心爲心天地萬物之變化皆吾心之變化  
也譬之於水釋氏爲橫流之水吾儒爲源泉混混不

舍晝夜之水也又其所疑者在無善無惡之一言考之傳習錄因先生去花間草陽明言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蓋言靜爲無善無惡不言理爲無善無惡理卽是善也猶程子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周子太極而加之無極耳獨天泉証道記有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動之語夫心之體卽理也心體無間於動靜若心體無善無惡則理是無善無惡陽明不當但指其靜時言之矣釋氏言無善無惡正言無理也善惡之名從理而立耳

既已有理惡得言無善無惡乎就先生去草之言證之則知天泉之言未必出自陽明也二疑既釋而猶曰陽明類於禪學此無與於學問之事豈容與之辨乎

明倫彙編

卷三十一

四



語錄

語云朝聞道夕死可矣如何是聞道由知德者鮮矣  
如何是知德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是見大意  
於此省悟一分是入頭學問省悟十分是到頭學問  
却去閑理會何益○文王於庶獄庶慎罔敢知知者  
何事孩提不學而知知從何來此可以見聖學矣○  
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忘軀求道之意後人不省指  
爲仗節死義之事則疏矣治亂興亡是豈人人所遭  
者哉惟其重生則有欲舍生則無欲重生是養口體

者也。成仁取義是養大體者也。道本家常茶飯。無甚  
奇異。好奇趨異反失之。故賢智過求。愚不肖不知求。  
此道所以不明不行也。聖人揭個人。莫不飲食鮮能。  
知味。正是平平淡淡。日用常事。然能常知。則心常在。  
常明。久而純。卽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  
神合吉凶。皆自目前進去。非別有神。通可歆慕者。世  
人好怪忽近。就遠舍易求難。故君子之道鮮矣。孟子  
只說是心足以王。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失赤子之心。  
此之謂失其本心。此乃天地易簡之理。古今傳受之。

要加一些是世儒減一些是異學。○後儒謂釋空老  
無爲異非也。二氏之蔽在遺倫不在虛無。著空淪無  
二氏且以爲非以是罪之。故弗服也。聖人亦曰虛明  
曰以虛受人。亦曰無極曰無聲無臭。雖至元渺不外  
爨倫。日用卽聖學也。安可以虛無二字歸之二氏以  
是歸之二氏。則必落形器守方隅泥文義。此聖學之  
所以不明也。○要知此理人人可爲資質無有不可  
者。但不肯耳。精力無不足者。只有漏耳。本體無有不  
見在者。只自蔽耳。於此覩破信及真。可一立便起一

得永得。○高明博厚悠遠。吾心之體本如是也。有欲則昏。不則淺狹。則局促耳。試於心平氣和。以忿生慾發之時。觀之自可見。心平氣和。萬境皆春。忿生慾發。一物難容。此能覆載與不能之驗也。○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分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爲地。除了日月星辰風

雲雷雨寒暑何者爲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徵應乎五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直甫問虛無乃老釋之非先生謂吾儒亦然終未安曰虛者太虛也太虛原無一物是虛無也天下萬物萬事豈能有外太虛者乎生生化化皆從此出爲人子能虛以事親則孝爲人臣能虛以事君則忠若實之以慕少艾私妻子懷寵計利則

不能矣曰老釋之虛虛而虛吾儒之虛虛而實亦有  
辨曰如子之言是亦虛矣何謂不然且虛而虛虛而  
實之言亦未明須知離乎人倫物理而虛無者二氏  
之謬也不離人倫日用而虛無者吾儒之學也○問  
古聖叢出後來成仙成佛者多成聖者寡何也曰此  
在教與學異也五三之世執中建極教簡而學專故  
人人君子後世中極之義不明孔子申一貫之旨一  
以上非顏不聞一以下遂分兩截尙謂且學貫未可  
學一其支離不經亦甚矣學者見爲繁艱皆委心不

能雖周程倡可學之要再傳復晦既不得其門而入而辭章功利之習又從而薰爍之奈何有成若佛以見性仙以超昇學之者直欲作佛必求超昇件件放下其道雖偏其教簡徑其學精專以此成就者衆今知其然盡洗世陋直以易簡爲學以聖人爲歸然而不成未之有也○問聖愚一致始終本末同條其貫處何如曰孔子無言之教至精者也百姓日用飲食至龕者也然無言此虛明也日用飲食此虛明也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食能知味行能知步瞬

能知存息能知養爲子知孝爲臣知忠至於知化知  
天一也○儒學不明其障有五有文字之障有事業  
之障有聲華之障有格式之障有道義之障五障有  
一自蔽真體若至寶埋地誰知拾之間爲異學竊柄  
誰復顧之曰五者皆理所有曷謂障曰惟其滯有故  
障○良知自存自照渾無方體無涯限若著個良知  
亦是障○或問聖可學與曰可或問聖不可學與曰  
不可然則何以自戾乎曰學其可學斯可學已學其  
不可學斯不可學已胡謂可曰求盡吾心而已矣胡



謂不可曰求全其才而已矣夫求盡吾心者懲吾忿  
窒吾慾遷吾善改吾過窮吾之神知吾之化自有而  
自爲之夫誰謂不能求諸易者也求全其才者天有  
所短地有所長智有所不及神有所不通九官弗兼  
其能堯舜其猶有病求諸難者也舍難就易可謂善  
學也已○大游問治世以何爲要緊曰只有這件要  
緊世人事事要緊只爲這件不要緊曰法度亦莫可  
廢曰徒善徒法有明訓矣然善無定善以不戾本然  
爲善法無定法以遂善成物爲法○王道卽是天德

卽是眼前學問。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一言盡矣。自其廓然名曰天德。自其順應名曰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作是作意。爲之非廓然順應者也。無作無偏。是無意必。將迎之私用。舍舉措自得。其宜此其性情用功。豈人不能也。不爲耳。後世將王道比作天上事。看講來。做去。務求高出。反致著善著法。與此相背。如何做得。三代時事。問理欲不明。曰賊是人做的人。是天生。的未達。曰自不欺心。有甚欲不明。自不違天。有甚理。

不明。○無染則本體自淨。無著則應用自通。故經論大經立大本。知化育只在夫焉。有所倚一倚便不能。○子思戒慎恐懼工夫。聖人只道個敬。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於乾卦。只道個閑。禮經正目而視之。無他見。傾耳而聽之。無他聞。在成湯曰顧諟而已。顧諟只是一照。只是良知常在其功一也。而照尤易。曉一照體用爲一無。內外無動靜無久近。始學下手此照也。通乎晝夜。知性知天。此照也。問顧諟何如。緝熙曰。顧諟亦卽緝熙。但顧諟照則明。照上著力。緝熙自明白。

照無二無息已得其本然者也故曰反觀內照曰大人以繼明照於四方○所向有物卽爲物縛所存有善卽爲善累○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見何處吾心之本體卽是誠卽是忠信卽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思誠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爲上尋學舍之便昏憤無用力處○問讀書之法曰程子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栽培必先有根以根爲主旣栽旣培自有生生之意是讀書時優游諷詠得書之益不讀時體貼充養尤得書之益也今

人讀書以書爲主心爲奴隸做精務博反爲心害稼  
卷則茫然均爲亾羊皆非栽培之意也○學未知頭  
腦不是認賊作子便是指玉爲石○後儒紛紛理氣  
之辨○爲理無不正而氣有不正不知以其條理謂之  
理以其運用謂之氣非可離而二也○文章性與天  
道乃形而上下之意非有彼此非有先後淺深也但  
未悟者見其文章而已悟了莫非性也莫非天也更  
無差別○以心安心卽不安有心可安亦不安○客  
有問知識不足故其心未明者先生曰去其知識則

明矣。○子夏篤信聖人，不如漆雕開之求自信。冉有說夫子之道，不如顏子於言無不悅。○問學須博求，乃能有見。曰：見個甚麼？曰：見道。曰：見道如見天，或隔一紗，或隔一紙，或隔一壁，或隔一垣，明暗不同，其蔽一也。欲見須是闢開垣壁，徹了紗紙，便自見。何須博求博求，正爲未闢未徹耳。舍此而言博求，是記醜而博者也。非聖賢之學。○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曰：未發謂中中節爲和一齊見在，分析不得。若以時地分得開，便是體用二源形影爲二物。蓋和非順適人意。

之謂不戾本體之謂也。○過出無心聖賢不免後人  
看得太重反生文過遂非之惡曾子易簣古今稱美  
然易時是則用時非非過乎極鯨爲是則任鯨爲非  
非過乎。○或問學莫先義利之辨曰古之所謂義與  
利者不可見也不可聞也子之所謂義與利者可見  
耳可聞耳夫自可見可聞而辨之則其所是者似是  
也非天下之真是也其所非者似非也非天下之真  
非也是故捧檄而喜喜可見也孝不可見也故雖張  
奉之賢不能不失之毛義其迹鄙也一物釋西伯物

可見也忠不可見也故雖商紂之暴不能不轉移於  
閔天其機微也是故見其可見聞其可聞則義可襲  
也過可文也聲音笑貌可以爲於外也見所不見聞  
所不聞則莫見乎隱矣莫顯乎微矣誠之不可揜矣  
然則不可見不可聞者何也心體也可見可聞者何  
也事迹也心體是則事迹皆是矣心體非則事迹皆  
非矣故知堯然後知堯步知舜然後知舜趨知孔非  
以周流知顏非以簞瓢也以步學堯非堯矣以趨學  
舜非舜矣以周流學孔非孔矣以簞瓢學顏非顏矣



曰夫然則自見自聞耳奚以見聞於人乎曰欲見於人欲聞於人此義利之所以弗明也夫義固常在利固常行尊周非義乎以其爲已則霸矣好貨非利乎以其同民則王矣故古之君子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未嘗求見求聞也而卒無弗見無弗聞今之君子修邊幅避形迹守信果墜適莫將以求見而卒無可見將以求聞而卒無可聞善乎先正之言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此依心體與顧事迹之異也又曰有意於爲公皆私也公私義利之辨明

則聖學其庶幾乎。○或問陽明先生於侃曰其學類禪信有諸曰否禪之得罪聖人也有三省事則髡焉去欲則割愛焉厭世則遺倫焉三者禪有之而陽明亦有之乎曰弗有曰聖學之異於禪者亦有三焉以言乎靜無弗具也以言乎動無弗體也以言乎用之天下無弗能也是故一本立焉五倫備焉此陽明有之而禪亦有之乎曰弗有然則曷疑其爲禪也乎曰以廢書以背朱以涉虛也曰噫子誤矣不然以告者過也先生奚廢書乎昔者郭善甫見先生於南臺善

甫嗜書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靜坐。善甫坐月餘，無所事，復告之曰：子姑讀書。善甫愍而過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慶以廢書而靜坐，終也教慶廢坐而讀書。吾將奚適矣？侃告之曰：是可思而入矣。書果學乎？孔子之謂子貢曰：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子一以貫之學，果廢書乎？孔子贊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可思而入矣。故言之弗一教之因材而篤也。先生奚廢書乎？然則背朱則何居？曰：先生其遵之甚者，爾豈曰背之云乎？孟子曰：王之一好樂甚。

則齊其庶幾乎夫今之樂非古之樂也而孟子以爲庶幾何也彼其於樂孰無好好之而已聽之而已稱美之而已好之弗甚者也若體其和推其意而得乎樂之本則必妙之乎聲容之外者矣先生於朱子亦若是焉爾烏在其爲背也乎且朱子遵程者也其爲本義多戾易傳孔子孟子述古者也其稱詩書多自爲說先生之於朱亦若是焉爾惡在其爲背也乎然則涉虛何謂也曰子以虛爲非乎以偏於虛而後爲非乎夫以虛爲非則在天爲太虛在人爲虛明又曰

有三則虛曰君子以虛受人曰聖人虛之至也今子  
以虛爲禪而必以勿虛爲學則糟粕足以醉人之魂  
而弗靈矣骨董足以膠人之柱而勿清矣藩籬格式  
足以掣人之肘而勿神矣曰若然則儒釋奚辨曰仙  
釋之虛遺世離倫虛而虛者也聖賢之虛不外彝倫  
日用虛而實者也故冲漠無朕而曰萬象森然是故  
靜無勿具也視之不見聽之弗聞而曰體物不遺是  
故動無弗體也神無方而易無體而曰通乎晝夜而  
知斯良知也致之之極時靡勿存是故無方無體虛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周坦號謙齋。浮人也。仕爲縣令。自幼有志聖賢之學。從學於中離。出遊湖湘。雜揚新泉。天真天關。以親講席。衰老猶與徐魯源相往復。其論學語云。日之明也。必照於物。有不照者。陰霾之蔽也。心之知也。必格乎物。有不格者。物欲之蔽也。又云。一陽生於下。爲復。內陽外陰。爲泰。於復則曰見天地之心。於泰則曰內健而外順。是可見學不遺乎外。而內者其本也。故曰復德之本也。惟復則無妄而剛來。主於內矣。此內健。

之爲泰也。又云不可於無喜怒哀樂覓無聲無臭。只喜怒哀樂中節處。便是無聲無臭所在。又云瞑目靜坐。此可暫爲之心體。原是活潑流行。若長習瞑坐。局守空寂。則心體日就枯稿。非聖人之心學也。又云白沙之學。以自然爲宗。至謂靜中須養出端倪。吾人要識得靜中心體。只是個澄然無事。炯然不昧而已。原無一物可著。若謂靜中養出端倪。則靜中又添出一端倪矣。且道體本是自然。但自然非意想可得。心下要自然。便不是自然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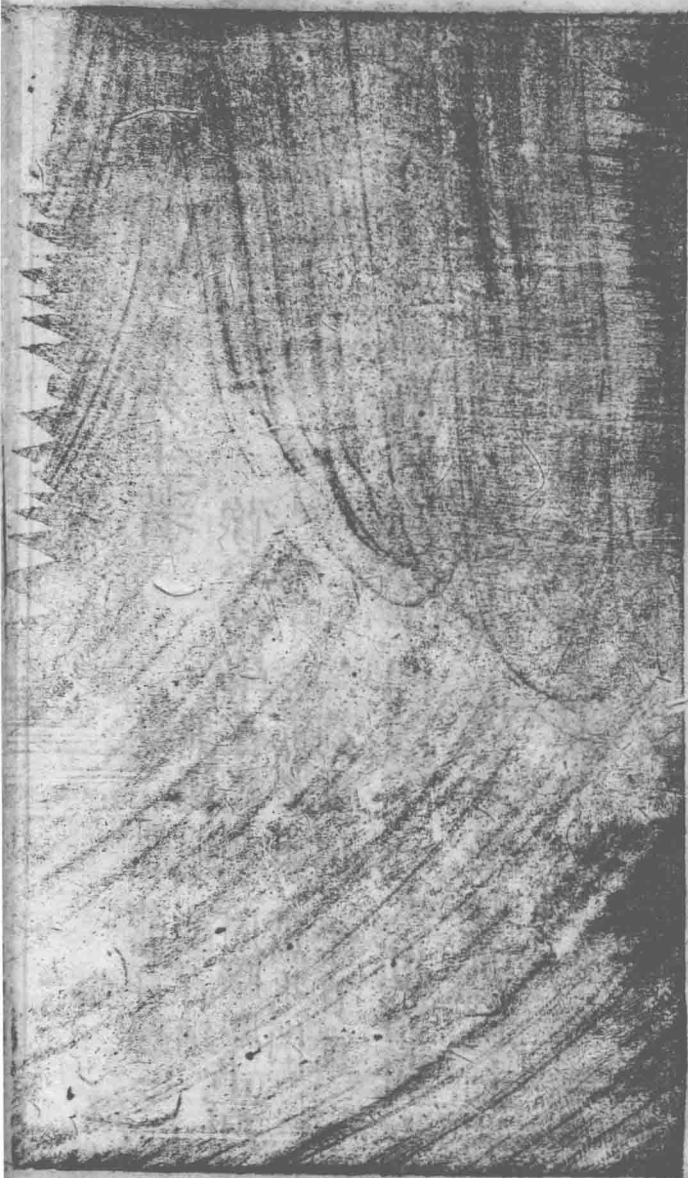
豫章後學 徐兆瀾 周聯慶重刊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禎 李真實

止修學案

見羅從學於鄒東廓固亦王門以下一人也而別立宗旨不得不別為一案今講止修之學者興起未艾其以救良知之弊則亦王門之孝子也



明儒學案卷三十一 止修全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李材字孟誠別號見羅豐城人南京兵部尙書諡襄敏遂之子登嘉靖壬戌進士第授刑部主事歷官至雲南按察使金騰故患緬而孟養蠻莫爾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先生用以蠻攻蠻之法遣使入蠻莫誘令合孟養襲迤西殺緬之心替大朗長緬酋遂攻迤

西孟養告急先生命將士犄角之士司大破緬於遮浪之上叩闕謝恩貢象二以功陞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先生與諸生講學諸生因形家言請改叅將公署爲書院遷公署於舊學許之事已定叅將米萬春始至萬春政府門生也噉士卒爲亂先生方視事擁入逼之守備王鳴鶴持刀向萬春厲聲曰汝殺李都爺我殺汝乃得免事聞先生閑住而萬春視事如故明年萬曆戊子雲南巡按蘇瓚逢政府之意劾先生破緬之役攘冒蠻功首級多僞有旨逮問上必欲殺

之刑部初擬徒再擬戍皆不聽言者強諍上持愈堅  
法吏皆震怖刑部郎中高從禮曰明主可以理奪乃  
操筆爲奏曰材用蠻貊不無闢地之功據揭申文  
自抵罔上之罪臣子報功失實死有餘辜君父宥罪  
矜疑人將効命天子視奏頗爲色動長繫十餘年發  
戍閩中遂終於林下先生初學於鄒文莊學致良知  
之學已稍變其說謂致知者致其知體良知者發而  
不加其本體之知非知體也已變爲性覺之說久之  
喟然曰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也於是拈止修兩

字以爲得孔曾之真傳止修者謂性自人生而靜以  
上此至善也發之而爲惻隱四端有善便有不善知  
便是流動之物都向已發邊去以此爲致則日遠於  
人生而靜以上之體攝知歸止止於人生而靜以上  
之體也。然天命之真卽在人視聽言動之間卽所謂  
身也。若刻刻能止則視聽言動各當其則不言修而  
修在其中矣。使稍有出入不過一點簡提撕修之工  
夫使之常歸於止而已故謂格致誠正四者平鋪四  
者何病何所容修苟病其一隨病隨修著書數十萬

言大指不越於此夫大學修身爲本而修身之法倒歸於格致則下手之在格致明矣故以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以修身而言則格致又其本矣先生欲倒歸於修身以知本之本與修身爲本之本合而爲一終覺齟齬而不安也性情二字原是分析不開故易言利貞者性情也無情何以覓性孟子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卽是仁義禮智非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上又有一層仁義禮智也虞廷之言道心卽中也是道心豈中之所發乎此在前賢不能無差先生析之

又加甚耳卽如先生之所謂修亦豈能舍此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可以爲主宰者而求之杳冥不可知者乎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四端者亦曾有聲臭乎無聲無臭猶不足以當性體乎猶非人生而靜以上乎然則必如釋氏之所謂語言道斷父母未生前而後可以言性也止修兩挈東瞻西顧畢竟多了頭面若單以知止爲宗則攝知歸止與聶雙江之歸寂一也先生恐其隣於禪寂故實之以修身若單以修身爲宗則形色天性先生恐其出於義襲故主之



以知止其實先生之學以止爲存養修爲省察不過  
換一名目與宋儒大段無異反多一張皇耳許敬菴  
曰見羅謂道心人心總皆屬用心意與知總非指體  
此等立言不免主張太過中固是性之至德舍道心  
之微更從何處覓中善固是道之止宿離心意與知  
却從何處明善性無內外心亦無內外體用何從而  
分乎高忠憲曰大學格致卽中庸明善所以使學者  
辨志定業分割爲已爲人之界精研義利是非之極  
要使此心光明洞達無毫髮含糊疑似於隱微之地

以爲自欺之主不然非不欲止欲修而氣稟物欲拘蔽萬端皆緣知之不至也工夫喫緊沉著豈可平鋪放在說得都無氣力兩公所論皆深中其病有言先生出獄戍閩仍用督府威儀敬菴撫閩城外迎之勞問垂涕頌之正色曰蒙聖恩得出猶是罪人當貶損思過奈何一路震耀豈待罪之體先生艷然曰迂濶蓋先生以師道自任不因患難而改不知者謂其不忘開府門面則失之矣

論學書

百步激於寸括燕粵判於庭除未有種桃李而得松柏之實者毫釐千里此學之旨趣所以必謹其初也大學之所以先知止程門之所以先識仁者其意亦由此也乎故嘗以爲合下的工夫卽是到底的學問到底的學問只了結得合下的工夫自昔聖賢懇懇諄諄分漏分更辨析研窮者豈有他事只是辨此毫釐耳

上涂  
存齋

○捉定修身爲本將一副當精神儘力倒

歸自己凝然如有持屹然如有立恍然常若有見翼

翼小心昭事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視聽言動之  
間，時切簡照提撕。管歸於則，自然嗜欲不得，干狂浪  
不得，奪常止常修，漸近道理。切不可將本之一字，又  
作懸空之想。啟卜度支離之證於坦平地，無端橫起  
風波，耽延歲月。所云月在澄潭，花存明鏡，急切撈摸  
不著者，正坐此病也。

答弟  
孟乾

○精神兩字去本體尙隔

一層心之精神，謂之聖先輩謂非孔子之語。今人動  
欲辨體，只爲一向以知爲體，故槩以游揚活潑者當  
之。此程伯子所以謂認得時活潑潑地，認不得時只

是弄精魂也

答朱汝欽

○挈出修身爲本齊家不作家想

治國不作國想平天下不作天下想自然意念不分

漸近本地

答丁重甫

○大率一到發靈後終日終夜只是

向外馳走聞聲隨聲見色隨色卽無聲色在前亦只

一求思前忖後所以去性轉遠故就性一步則無非

善者無非正者離性一步反是

答李汝

○六經無口訣

每謂只有良其背一句其實卽是知止但大學說止

善似止無定方易說良背似止有定所以背爲頑然

不動之物如宋儒之說未足以盡良背之妙因而指

曰陰方名曰北極如世所云又不免落於虛元之見  
予嘗看剝復兩卦同爲五陰一陽但陽在內能爲主  
則陰無不從陽者故爲復陽在外不能爲主則陰無  
不消陽者故爲剝知陰陽內外之辨而知止之妙可  
得識剝復消長之機而艮背之理可求艮背者非專  
向後只是一個復暫復爲復常復爲艮晦翁云自有  
人生來此心常發無刻無時不是向外馳走非知止  
如何收拾得非艮其背如何止宿得不獲其身不見  
其人內外兩忘渾然執中氣象此艮背所以爲千聖

祕密也知止執中蓋是一脈相傳故程伯子以謂與  
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內外兩忘不專形  
容未感時氣象無我無人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心溥萬物而無心矣常止矣仁敬孝慈信隨感流行  
自然發皆中節真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人  
豈有二心人知之知其無二心而虞廷授受何以有  
人心道心之別須知有二者心無二者性有二者用  
無二者體此堯之命舜所以只說允執厥中也危微  
者以言乎其幾也道心人心者以言乎其辨也惟精

者何正有見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恐其或二於中也惟一者何正有慮於道心人心之不一而欲其常一於中也常一常精厥中允執乃無適而非道心之流行而中常用事矣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故道心者中之用事也劉子所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亦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中天之命也故子思直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者當之從古言中未有若此之端的者大學直將心意知物列在日中歸太修身歸止至善意亦如此獨所云道心人心者似



正審幾之要大學不及之耳不知心何爲而用正爲  
其有不正而正之也意何爲而用誠爲其有不誠而  
誠之也知物皆然正而誠者卽所謂道心也不正不  
誠者卽所謂人心也但虞廷之所言者畧而大學之  
所列者詳頭面稍不同致讀者未解耳執字昭然與  
止不異蓋皆不是影響卜度轉換遷移之法

答陳汝修

知卽是行行只是知此知行所以本來合體也知到  
極處只體當得所以行行到極處只了當得所以知  
此知行所以本來同用也○陽明以命世之才有度

越千古之見諸所論著者無一非學聖之真工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矩要今致知二字雖並列於八目之中而知本知止乃特揭於八目之外以致知爲知本於理固所不通謂知止卽致知於用亦有未協必欲略知本而揭致知五尺童子知其不可孔子之所以開宗立教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宗曾氏所以獨得其宗者舍知本之外別何所學三省則修之矩矱一貫則止之淵源世之學致知者旣不肯認多識之科而知上立家其致則一失

在於習陽明之熟而不覺其信之深於孔曾反入之

淺也

答董蓉山

○二十年前曾見一先輩謂乾知卽良知

不覺失笑乾主始物坤主成物知者主也昔賢之解不謬就令作知字看亦如知府知州之類謂乾知此事卽乾管此事也豈得截斷乾知謂天壤間信有乾知與良知作證印乎果然則坤作成物又將何以截之何以解之此真可謂欲明良知而不復究事理之實且不察文理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程子曰乾者天之性情乾坤兩字已是無名之名而又謂乾有知

杜撰無端可爲滋甚曰然則如子所云乾知旣無良知亦無有乎曰非然也知一也不可以體用分然慮不慮判矣則良不良之所由分譬之情一也亦不可以體用分然有爲無爲判矣則善不善之所由別情同性之用知亦心之發也鄙所謂分別爲知者是也雖良知亦分別也孩提之愛敬非良知乎知親知長知愛知敬分別也乍見之怵惕惻隱非良知乎知孺子之入井知可矜憐分別也故知爲分別無分於知之良與不良也若以良知爲體又曰良知卽是天之

明命則大學一經之內於致知之外又揭至善又點  
知本則所謂本與善者又將安所屬乎若云知卽是  
本大學只合說知知又安得說知本若云知卽是善  
大學只合說知止又安得說止善易曰一陰一陽之  
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性亦何名只合說善  
故孟子道性善大學說至善中庸要明善以謂不明  
乎善則不能誠乎身也正是不知止於至善則不能  
修乎身也豈可強心之用爲體抑天之命爲知困知  
記曰天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

日月星辰吾未見其有良知也山川草木吾未見其有良知也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天地萬物於度外乎其言似朴其理卻是大率與萬物同體者乃能同萬物之體與萬物作對者卽不能同萬物之體知親知長畢竟愛行於親而敬行於長也有分別卽有彼此非所謂與萬物作對者乎而欲持之以同萬物之體以是爲大人之學所以立教開宗復命歸根之宗竅也可乎不可乎曰然則如子所云知果無分於良與不良則將任其知之良不良而亦無貴於良

知矣乎恐於理不盡也曰不然孟子曰人之所不慮  
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之名雖云起自孟子而指點  
良知之親切者亦莫過於孟子世之學者但漫曰良  
知良知曾不思知之所以良者自何而良所以不良  
者自何而不良知之所以良者自於不慮則學之  
在我者亦當反之於不慮而後可以致知之必良乃  
直於知上立家用上磨擦分別上求討是欲以求不  
慮之名而先求之以有慮之實也而可乎孔子曰吾  
有知乎哉無知也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

也以知爲體孔子不聞知及者當求其所及之事而  
知非體也仁守者當求其所守之事而仁非體也此  
等仁知又就用之德看蓋指能擇者爲知而能守者  
爲仁也不可便執爲實體也智譬則巧亦同此類若  
必執智爲體則所謂聖與仁者又將安所屬乎譬之  
大學言知本矣又言知止矣孟子言知性矣又言知  
天矣若脫却止本而直謂大學以知立教以知爲體  
遺去性天而直謂孟子以知立教以知爲體不幾於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按圖之似而直指之爲駿也乎



故大學未嘗廢知也只不以知爲體蓋知本非體也  
大學未嘗不致知只不揭知爲宗蓋知本亦不可爲  
宗也惓惓善誘一篇經文定萬古立命之宗總千聖  
淵源之的只是教人知本只是教人知止身心意知  
並列於八目之中特揭修身不復及心意知也此豈  
無謂而然無所見而爲是說乎此其中真有千聖不  
傳之祕而非豪傑之士必欲繼往聖開來學爲天地  
立心爲生民立命者不足以與聞乎斯義也○從古  
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明道先生曰心之體則性也

伊川先生曰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理也橫渠先生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是性爲心體之見晦菴先生曰仁者必覺而覺不可以名仁知果心之體也謂知卽性可乎仁爲生理生理卽性也覺不可以名仁知獨可以名仁乎知不可以名仁又可以爲心之體乎釋氏本心聖人本天蓋伊川先生理到之語古有以公私辨儒釋者有以義利辨儒釋者分界雖清卒未若本心本天之論爲覆海翻蒼根極於要領也故其斥釋氏也專以知覺運動言性謂之不會知性

此固章句士所熟聞而熟講者乃獨於學問之際欲  
悉掃成言以附一家之說盡違儒訓以徇釋學之宗  
恐少有仁心者有所不忍也吾儒惟本天也故於性  
上只是道得一個善字就於發用之際覘其善之條  
理於慳隱也而名其仁於羞惡也而名其義於辭讓  
也而名其禮於是非也而名其智亦總之只是一個  
善而已未嘗云有善無不善將善與不善對說也有  
仁無不仁將仁與不仁對說也義禮智亦準此後儒  
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此無他則以其就知上看

體知固有良亦有不良夫安得不以無善無惡者爲  
心之體乎今有玉焉本無瑕也只合道得一個白字  
不可云有白而無黑也有水焉本無汙也只合道得  
一個清字不可云有清而無濁也清濁對說必自混  
後言之善惡對說必由動後有之告子學問非淺只  
爲他見性一差遂至以義爲外何以明之公都子曰  
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以無善無不善爲性正後  
儒之以無善無惡爲心之體也在告子則闢之在後  
儒則宗之在釋氏則謂之異端在後儒則宗爲教本

唯鄙之論似頗稍公而友朋之間又玩而不信也公者何卽所云諸所論著者無一而非聖學之真功而獨其所提揭者以救弊補偏乃未愜孔曾之心要吾輩善學先儒者有志聖學者學其諸所論著學聖之真功可也而必併其所提揭者不諒其救弊補偏之原有不得已也而直據以爲不易之定論也可乎心齋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心齋不易也未聞併其所提揭者而宗之不易也雙江非陽明之徒乎其聖學之真功雙江不易也亦未聞併其所提揭者

而宗之不易也。今而敢廢陽明先生學聖之真功，則友朋間宜羣訾而議之矣。苟未廢學聖之真功而獨議其所提揭也，則心齋雙江兩先生固已先言之矣。歸寂非雙江旨乎？而修身爲本則非鄙人所獨倡也。常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貧子說金，人誰肯信。僕今日之謂也。僕少有識知，亦何者？而非陽明先生之教之也。念在學問之際，不爲其私所講學。公言之而已矣。求之心而不得，雖其言之出於孔子，未敢信也。亦陽明先生之教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戒。

慎恐懼要歸不覩不聞昭昭靈靈者斷不是體然除却昭昭靈靈亦無別可用以入止地之法門矣攝知歸止原是不得已而形容之語易詞言之卽是個攝靈歸空攝情歸性也但不可如此道耳悟得此則兩者俱是工夫悟不得則兩者俱成病痛答朱鳴洪○知常止自能慮不必更添覺字本常立卽是敬不必更添敬字答賴維新○本末始終括盡吉凶趨避之理三百八十四爻其所判吉凶趨避有一不是此知所先後者乎知所先後則步步皆吉倒亂了本末始終之序則

步步皆凶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通是一  
個止法此其所以能定能靜能安者吉先從本立宗  
不至流到末上只一到末上卽神聖工巧亦無有善  
著矣

答友

○一步離身卽走向玉皇上帝邊去亦非是

蓋以我對上帝則上帝亦末也

答涂清甫

○學問只有工

夫雖主意亦工夫也但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條理言

者自歸宿上說工夫恰好是個主意自條理上做主

意恰好說是工夫此止爲主意修爲工夫原非二事

也譬之作文未有無主意而可落筆亦未有非落筆



修詞順理成章而可以了却主意者也意到然後詞到詞順然後理明不可將主意視作深修詞視作淺又不可謂修詞有可下手而主意則無可用工夫也至於無工夫處是工夫又自是止之深處修之妙手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

答李汝潛

○丁巳秋侍東

廓老師於清原會上時講不善非才之罪廓翁命

某

某

曰世間事但屬伎倆知解者信乎有能有不能此

所以可諉罪於才若夫爲子而不孝爲臣而不忠是所謂爲不善也豈亦可云才不能孝才不能忠而直

以不善之罪諉之於才乎○靈之體雖本虛而靈之用必乘氣發竅之後後天之分數居多故任靈則必至從質從質則其流必至滅天除却返本還源歸性攝知別無可收拾之處○學問之講只在辨宗之難宗在致知則雖說知本說知止一切以知爲體宗在知本則雖用致知用格物一切以止爲歸○主致知是直以有睹聞者爲本體矣以有睹聞者爲體而欲希不覩聞之用恐本體工夫未易合一也

答

有天地以來此氣常運自有人生以來此心常發晦

翁此言僕竊以爲至到之語未有孤坐兀兀寂然如  
枯木倚寒巖無一生發者也書云惟天生民無主乃  
亂彼言雖爲命世者發吾徒學問之方豈不如是此  
大學所以必先知止也知得止則不論動靜閑忙自  
然常有事幹翼翼小心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  
保矣○從古立教未有以知爲體者余二十年前卽  
不信之矣故有致知者致其知體之說良知者發而  
不加其本體之知者也非知體也辛酉之歲又覺其  
非復爲性覺之說今思之總是鼠遷穴中未離窠臼

陽明先生曰良知卽是未發之中卽是寂然不動廓然而大公的本體儘力推向體邊其實良知畢竟是用豈可移易大率救敝補偏陽明先生蓋是不得已而爲說已大有功於當世矣今亦何煩更論只學者入頭本領處不得不當下討明白耳間復書存翁有云先儒曰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鄙人則曰乃若知本則存乎心悟知本焉至矣蓋在致知則以知爲體在知本則以知爲用以致知爲宗則所喫緊者在求知以知本爲宗則所喫緊者又當明

本矣肯信此學直截從止上求竅本地歸宗無端更  
疊牀上之牀架屋下之屋則所云籠內之光籠外之  
光知覺之知德性之知與夫或以獨知爲良知或以  
獨之一字爲良知總屬閑談俱可暫停高閣倘猶未  
信斯言則烟波萬頃滅沒由君附贅懸疣疑團正結  
真令千佛禁口七聖皆迷豈予末學區區立語斯須  
所能判決舊答敬菴有云昔之支離者不過支離於  
訓解今之支離者乃至支離於心體夫支離於訓解  
昔賢猶且憂之而况支離於心體乎此語真可爲痛

傷者也。儒者之論學，事事歸實。釋氏之論學，事事歸空。事事歸實，蓋直從立教開宗合下見性處便實。直說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至隱至微處，亦無往而非實也。故善所必有，豈可言無惡所本無？又不待說無善則仁義禮智從何植種，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從何發苗？無善無惡既均，則作善作惡亦等。蓋總之非吾性之固有也。見性一差，弊蓋至此。推原其故，則以其只就上看體，直於知覺運動之中認其發機之良者，據之以爲天命之體，豈知天之發露固有人之作。

用亦多不然則何以同一心也端緒之危微稍分而道心人心截然若兩敵者乎卽此而觀則知知覺運動不可言性儒者之學斷須本天程朱之論固自有理之到處者也

答涂清甫

○纔說知本便將本涉虛元纔

說知止便爾止歸空寂纔說修身爲本却又不免守

局拘方拘生執有此學所以悟之難也

答李思忠

○體則

萬物皆備用則一物當幾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也鄙人誠有是說亦因學不明本者故將格物懸空講之無有事實有不得已而爲之言其實合家國

天下通爲一身。自是萬物皆備。固無煩於解說。在家  
修之家。在國修之國。在天下修之天下。亦自是一物。  
當幾何所容。其擬議云然者。若有似於言之近。工描  
畫支離。亦恐漸遠。本實落舊見解。此鄙人所以不甚  
道也。只實實落落。與他掣出知本爲歸宗。知止爲入  
竅。使人隨事隨物。而實止之。實修之。卽所云格致誠  
正者。一切並是實事實功。豈不痛快簡易。心無不正。  
不必更動正的手脚。有不正焉。而修之。卽止之矣。意  
無不誠。不必更動誠的手脚。有不誠焉。而修之。卽止



之矣知無不致不必更動致的手脚有不致焉而修之卽止之矣物無不格不必更動格的手脚有不格焉而修之卽止之矣是皆所謂格物也致知也然齊家也齊其固有之家治國也治其固有之國平天下也平其固有之天下非因齊治均平之事至而後有是家國天下也此吾所以謂之體則萬物皆備也然當其齊家也不可二之國矣當其治國也不可二之天下矣雖均平齊治之事交至於吾前而吾所以應之者其當幾之際畢竟只是一物而已雖誠正格致

之用屢遷變動不居若甚無有典要而究其當幾之  
際吾所以格之者亦畢竟只是一物而已此吾所以  
謂之用則一物當幾也格物者格其一物當幾之物  
也可謂理不然乎

答李汝潛

○癸亥前曾因讀易偶有觸

於本末始終之序於時全學未明知止之法亦所未  
悟只以易語強自支撐謂安其身而後動其身未安  
甯可不動易其心而後語其心未易甯可不語彷彿  
十年來乃近止地止地稍固作用處乃漸見輕省也  
大率同一格物以知本之旨用之則一切皆已分事

以應務之心用之則一切盡人分事。○聖人之知要  
從止出故必定靜安而後貴其能慮後世之學先從  
慮上下手知上充拓此實本末始終之辨。○予學三  
十年矣自省已躬絕無有悟願從予學者學予之不  
悟可也切不可虛誇作慕大希高之想也。答友人○誰  
能不用靈明但用之以向外馳走則爲衆人之任情  
滅天用之以反躬歸復則爲君子之立極定命。○由  
仁義而行者卽是本天路徑由仁義而襲者卽是本  
心路徑知有良不良總是一知決不可以駐脚本天

而動則知自良本知而求良一切皆慮後事而知不可云良矣。須思命脈只是一個善。訣竅只是一個止。如何反反覆覆必要說歸修身爲本。必要揭出修身爲本必悟。此而後止。真有入竅善。真有諦當。乃不爲墮於邊見。也不然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豈不元妙少失分毫。便落捕風鏤塵弄影舞像之中。依舊是辨體的家風也。答龔葛山。夫天載實體也。無聲無臭贊語也。後之專言無聲無臭者。皆是道贊語而遺其實體者也。故談至善而專指爲無聲無臭者。亦猶是也。

○允執之中不是專主流行而隨時處中之中自備其內至善之善亦不專主流行而隨感而應之善自存其中以致知爲主臚者是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宿者也恐至命一脈遂截然斷路不復有歸復之期矣

答董蓉山

○先儒謂不得以天地萬物撓己已立後自

能了當得天地萬物者亦是喫緊爲人之意要在善看不然天地萬物果撓己者乎等待己立乃了天地萬物乎忘本逐末者徇人者也誠不可爲知本知有己不知有人了己者自了者也亦不得謂之知本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是說仁者之體非說仁者之造認得是體卽所謂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認得爲造已未立何暇立人已未達何時達人卽所謂若不爲已自與已不相干名曰求仁去仁遠矣知本兩字卽是求仁但稍換却頭面故不但知本者不可徇人卽求仁者亦決無有徇人之理摩頂放踵病此兆矣不但求仁者不可守株卽知本者亦決無有守株之理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弊有由矣

答詹世輯

○有疑

止修兩挈爲多了頭面者不知全經總是發明止於

至善婉婉轉轉直說到修身爲本乃爲大歸結實下

手此吾所以專揭修身爲本其實正是實做止於至

善故曰知修身爲本而止之是也

答蔣崇父

○一個念頭

稍涉虛元便流意見一句話頭稍欠填實便托空言

已之自進工夫由此固疎人之觀視察安亦即便分

誠僞矣

答董蓉山

○雷陽一夕透體通融獨來獨往得無

挂礙

答滕少崧

○自悟徹知本後學得湊手乃知從前說

者作者大抵僞也說本體固恍恍惚惚認似作真說

工夫亦恍恍惚惚將無作有或認靜邊有者透不到

動處或認見地明者合不到身上大率皆是意可揣

得口可說得而實在落手做不得也此其所以爲僞

也

答從弟  
孟育

○有友主保守靈明之說者予曰兄旣主

靈明必令無時不明無事不靈未論爪生髮長筋轉

脉搖爲兄不明兄純孝人也卽兄母死初哀一段果

祇激於一慟而不容自己乎將主以靈明而必爲之

加減劑量使之適協乎若不照則是靈有不保若必

照則恐孝有未至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是

兄用情反恒人之情之不若矣其友爲之感然請質



予曰兄毋訝亦毋驚此蓋孔聖人之所不能與以知者也而兄必欲與之此其所以異於孔子之學其友曰然則將奈何予曰顏淵死子哭之慟矣孔子全然不知因人喚醒恰好回頭照出自中之則乃曰有慟乎非夫人之慟而誰爲惟不識知乃能順則若必識知去則遠矣其友爲之豁然乃盡棄從前之學

答蔣三皇

○孔子以知止入門而後之儒者却先格物不知止不知則身心尙無歸宿而所謂格物者安得不病於支離本不悟則意緒尙不免於二三而所謂致知者

明倫彙編  
卷三十一  
三十一  
安得不流爲意見

與張洪陽

○止此則自虛然却不肯揭

虛爲本修此則自寂然却不可執寂爲宗

答涂清甫

○學

之以修身爲本也尙矣復以爲必先知本者豈修身  
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乎曰非然也蓋必知本  
而後有以知家國天下之舉非身外物也知均平齊  
治之舉非修外事也知本者知修身爲本也非知修  
身爲本之外又別有所謂知本也  
答李汝潛○知本一脉  
當官尤爲日著之效只一點念頭上向監司處迎揣  
下向百姓上猜防白謂之用明卽所謂能疑爲明何

畜千里矣與本風光毫髮不相蒙涉端拱垂裳豈無  
照智只其所注宿者不於人必於己耳

答劉良弼

### 大學約言

大學首節何謂也以揭言學之大綱也蓋三者備而  
後學之道全也而卽倒歸於知止謂定靜安慮之必  
自於知止何謂也以申言止之爲要也繼之曰物有  
本末云云者何謂也以教人知止之法也經世之人  
無一刻離得物如何止經世之人無一刻離得事如  
何止蓋物雖有萬矣本末分焉事雖有萬矣始終判

焉知本始在所當先卽當下可討歸宿直於攘攘紛  
紛之中示以歸宿至止之竅故曰是教人以知止之  
法也古之欲明明德至修身爲本何謂也蓋詳數事  
物各分先後而本歸於修身也本在此止在此矣豈  
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曰其本亂至未之有也蓋決言  
之也結歸知本若曰知修身爲本斯知本矣知修身  
爲本斯知至矣○至善其體而明德其用也止至善  
其歸宿而明親其流行也定而後能靜非靜生於定  
也靜而後能安非安生於靜也要以見必自知止始

也舊有語定靜安總是止但漸入佳境耳最得立言  
之意非止則如人之未有家非止則如種之未得地  
而慮鳥從出乎。止爲主意修爲工夫。身外無有  
家國天下修外無有格致誠正均平齊治但一事而  
不本諸身者卽是五霸功利之學格致誠正但一念  
而不本諸身者卽是佛老虛元之學故身卽本也卽  
始也卽所當先者也知修身爲本卽知本也知止也  
知所當先者也精神凝聚意端融結一毫熒惑不及  
其他浩然一身通乎天地萬物直與上下同流而通

體渾然一至善矣故止於至善者命脉也修身爲本者歸宿也家此齊焉國此治焉天下此平焉所謂篤恭而平垂衣而理無爲而治者用此道也

知本義

善一

也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故止一也有自歸宿言者有自應感言者君臣父子朋友之交所謂止之應感者也故仁敬孝慈信所謂善之流行者也歸宿不明而直於應感之上討止猶主宰不悟而直於流行之際看善也止將得乎聽訟云云則正所謂止之歸宿者也止有歸宿隨其身之所接於爲君也而

止仁於爲臣也而止敬於爲子也而止孝於爲父也  
而止慈於與國人交也而止信則無適而非止也舊  
答某人書謂隨事討止正與後人隨事求中意同未  
必非中只恐非允執厥中之消息也○至善兩字蓋  
孔子摹性本色就虞淵底揭出示人猶恐杳杳冥冥  
無可據以循入故又就經事宰物中分別本末始終  
先後指定修身爲本使人常地有可歸宿故止於至  
善者命脉也修身爲本者訣竅也知本乎身卽知止  
乎善○僭謂學急明宗不在辨體宗者何則旨意之

所歸宿者是也從古論學必以格致爲先卽陽明天  
啟聰明亦祇以致知爲奧大學之旨意歸宿果在知  
乎止於至善恐不可以知名之也不可以知名善則  
止之主意不以知爲歸宿也決矣故曰知止而後有  
定蓋是要將知歸於止不是直以止歸於知此宗之  
辨也此攝知歸止鄙人之所以敢力提撕也○至善  
兩字原是直擊性命之宗止於至善者如根之必歸  
土如水之必濬源極則者何嘗不是善是就流行言  
也極致者何嘗不是善是以造詣言也落根有地而



後可以取勘於流行造詣有基而後可以要歸於極  
則今之學者大率知有流行而不知有歸復圖爲造  
端而不知有歸宿之根源者也學先知止蓋斬關第  
一義也。每謂修身爲本之學允執厥中之學也非  
知本固不可以執中而非厥中允執亦未可以言知  
本也左之非左右之非右前之非前後之非後停停  
當當直上直下乃成位其中天下之大本立矣格致  
誠正不過就其中缺漏處檢點提撕使之常止於中  
耳常止卽常修心常正意常誠知常致而物自格矣

○止不得者只是不知本知修身爲本斯止矣其本  
亂而未治者否矣豈有更別馳求之理故止不得者  
病在本也友朋中有苦知本難者予曰本卽至善有  
何形聲故聖人只以修身爲本不肯懸空說本正恐  
世人遺落尋常揣之不可測知之地以致虛糜意解  
耽誤光陰只揭出修身爲本使人實止實修止得深  
一分則本之見處透一分止得深兩分則本之見處  
深兩分定則本有立而不搖靜則本體虛而能固安  
則本境融而常寂只是一個止的做手隨止淺深本

地風光自漸見佳境也切不可懸空撈摸作空頭想也故本不知又是病在止也此予所謂交互法也其實知本者知修身爲本而本之也知止者知修身爲本而止之也總是一事有何交互之有但因病立方不得不如此提撕令人有做手耳換作法不換主腦且不因藥發病也。齊家不是攬攬家蓋在家身家卽是修之事矣治國不是攬攬國蓋在國身國卽是修之事矣平天下不是攬攬天下蓋在天下身天下卽是修之事矣故家國天下者分量也齊治均平者

事緒也余嘗云家國天下者修身地頭也此所以天子與庶人一也說到性分上所以學無等差說到性分上如何分得物我真所謂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矣無二本也。或問致知格物學問之功莫要於此也獨無傳者何與曰知非他也卽意之分別者是也物非他也卽知之感觸者是也除却家國天下身心意知無別有物矣除却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無別有知矣故格致無傳者一部之全書卽所以傳格致也如傳誠意則意物也而所以誠之者卽知也傳正心

則心物也而所以正之者卽知也傳修身則身物也  
而所以修之者卽知也傳齊家傳治國平天下則家  
國天下者物也而所以齊之治之平之者卽知也則  
格致奚庸傳哉曰然則所以格之致之者何如以用  
其力助自此不放於經者之過也如戒自欺求自慊  
慎其獨必其意之所發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而無有  
不誠而所以格誠意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身之  
有所忿懣四者所以使心之失其正者此也心不在  
焉所以使身之失其修者此也而所以格修正之物

而致其知者可知也之其所而辟焉身之所以不修者此也家之所以不齊者此也而必由其好惡之正而所以格修齊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正其身以刑家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而所以格齊治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絜矩以同好惡而所以格治平之物而致其知者可知也故曰不攷於經者之過也

格致義

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易言之矣故的然本末始終之序而學者不悟也只於此而不知所先後即步步離根到處無可着脚直以其

身爲萬物之役如馬牛然聽其馭策而馳走矣故就  
一專一物言固自有個本末終始總事物言又只有  
個本末終始下條備舉事物各分先後斷以修身爲  
本正爲此也悟得此真如走盤之珠到處圓成無有  
定體亦無定方而本常在我此其所以爲經世之竅  
卽悟不徹只捉定修身爲本如立表建極相似亦自  
隨事隨物就此取衷而本常保其不亂○未嘗不是  
逐事逐件著功而運量精神只是常在一處未嘗不  
是要得檢束此身俾無敗缺而主腦皈依只是收拾

一副當精神使其返本還元無有滲漏此其所以爲  
盡性之學○修身爲本只有一個本隨身所接無非  
末者延平曰事雖紛紜還須我處置畢竟宰天宰地  
宰人宰物運轉樞機皆是於我離身之外無別有本  
雖天地君親師亦末也○問致知兩字不但陽明學  
之有宗諸儒無不以爲學之始事先生獨以爲必先  
知止者何也曰至小經綸也須定個主意豈有歸宿  
茫然可望集事之理運斤者操柄測景者取中若無  
知止這一步真所謂無主意的文章誠正格致將一



切渙而無統矣更有一說心有不正故用正之功  
意有不誠故用誠之之功知有不致物有不格故用  
致之格之之功今此一時耳試反觀覺心尙有不正  
否曰無有意有不誠否曰無有知有不致物有不格  
否曰此中抵對厯厯分明亦似無有不致不格曰如  
此則學問工夫一時間便爲空缺矣問者躍然有悟  
曰允若先生之言復命歸根全在一止格致誠正不  
過就其中缺漏處檢照提撕使之常歸於止耳○必  
有以信身外之無有家國天下也而後本體一必有

以信修外之無有格致誠正也而後工夫一本體一  
則精神不至外有滲漏工夫一則意念不復他有馳  
求而知止矣

道性善編

孟子說個入井又說個孺子入井又說個乍見入井  
蓋入井者事之最可矜憐者也孺子於人最無冤親  
者也而又得於乍見是又最不容於打點者也不知  
不覺發出怵惕惻隱苦口苦心只要形容一個順字  
蓋不順則外面的便有打點粧飾不與裏面的相爲

印証矣此正所謂以故言性也以利爲本也以見非  
如此不容打點則情之所發便未必能順豈可便道  
情善故信得性而後學有歸宿若以爲道情善直於  
情上歸宗則有惻隱者亦容有不惻隱者矣有羞惡  
者亦容有不羞惡者矣善不善襍出教人如何駐脚  
○性有定體故言性者無不是體情意知能有定用  
故言情意知能者無不是用惟心爲不然以心統性  
情者也故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  
言者指體而言者孰爲之體性其體也指用而言者

孰爲之用情意知能其用也虞廷所謂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人豈有二心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孔子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心  
豈有出入此亦所謂指用而言者也孟子曰仁人心  
也此則所謂指體而言者也而用在其中矣他章之  
言仁必以屬性惟此章之言仁直以屬心求放心人  
只漫說畢竟向何方求前念不管後念後念不續前  
念陽明先生爲轉一語甚好曰學問之道無他求仁  
而已矣亦是見得爲之不可爲方所也求之無可爲

依據也惟仁可求惟仁可求者則性之有常善也所謂夫道一而已矣不就一上認取何處歸宗○性者生之理也知生之爲性而不知所以生者非知性者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謂兩儀外別有太極固不可指兩儀而卽謂之曰太極亦未可故中庸只說隱微只說未發只說不可覩聞大率顯見覩聞皆所謂發也正告子之所謂生者也凡有知覺運動者孰非生乎若未本其生之由而惟據其述之所可見則知禮知義者固知覺也而知食知色亦知覺也以及於知

有食色而不知有禮義亦知覺也同一知覺同一運動可云何者非生生既是同可云何者非性噫孟子之不以生之謂性則知孟子之以利求故而必本其善之所自來矣○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孟子認定了性善故情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認定了情善故才無不善只怕人不信得性善無地歸宗故又以知能之良者表之知能之良者則正所謂情之可以爲善者也才之無有不善者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孰爲之也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又孰爲之也故曰親親仁也卽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仁孩提之童如何知愛親敬長義也卽所謂羞惡之心義之端者是也性中若無義孩提之童如何知敬長達之二字義尤明白只是一個順所謂火然泉達充之足以保四海者是也然充者非是尋取既往之怵惕惻隱來充達者不是尋取孩提之愛敬來達信其性之本善而知所歸宗達其性之本善而知能之用莫非良矣

知本回叅

溫陵王任  
重尹卿著

視聽言動四字雖若有形之實跡而勿之一字則實  
動而未形之真心也。故體認得真視聽言動之非禮  
卽在不覩不聞中而勿之一念卽戒慎恐懼之心也。  
此下皆與古疑問未發之前以理言之則爲有以象言之則  
爲無所云看者亦於其中而默探其理之何似耳。豈  
真以象求哉。吾嘗於靜中以一真惺惺者而默與之。  
會久之若見其中之盎然而無所間隔者焉。若見其  
中之肅然而無所偏倚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特然而



無所依隨者焉又若見其中之瑩然而無所遮蔽者  
焉卽其盎然者看作寬裕溫柔之氣象可乎卽其肅  
然者看作齋莊中正之氣象可乎卽其特然者看作  
發強剛毅之氣象可乎卽其瑩然者看作文理密察  
之氣象可乎此亦心靈與性真默會若見其似則然  
耳而豈實有氣象之可見耶○本一也爲君在君爲  
臣在臣爲父在父爲子在子與國人交在交國人若  
是其無定方也然爲君爲臣此身爲父爲子此身與  
國人交此身實非有二身也何嘗無定分乎故善一

也君曰止仁臣曰止敬子曰止孝父曰止慈與國人  
交曰止信若是其無定名也然仁孝吾身之善敬慈  
吾身之善信亦吾身之善實非有他善也何嘗無定  
體乎所以歸本之學隨所處而地异地異而修同隨  
所遇而時異時異而止同雖日錯綜於人倫事物之  
交亦日歸宿於根元命脉之處歸宿處雖妙入無聲  
無臭之微錯綜處實曲盡至蹟至動之變可見修法  
原非粗迹不待兼止言而後知止法原非空寂不待  
兼修言而後知此經世之實學而盡性至命之正宗

也

問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良知也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致良知也如何不以致良知爲是曰擴充之說原從性根上擴充若見入井而有惻隱之心孟子所謂仁之端倪張子所謂天理發見自然之苗裔必欲從端倪上苗裔上擴充充不去矣曰何爲充不去曰事物之感於我者何常而善端之發見於感應者非一乍見孺子入井勃然惻隱良矣是心之發石火電光一過卽化豈復留滯記憶以爲後

來張本耶繼此而有王公高軒之過蓋敬之心生矣  
當是時非可哀也豈容復擴充惻隱以待此大賓耶  
已而王公以啣蹴之食加我羞惡之心生矣當是時  
亦非可哀也豈容復充擴惻隱以應此可羞之感耶  
藉令見矇瞽吾哀其不成人見孤獨吾哀其無告雖  
與入井之哀同一機括畢竟是隨感而見前念後念  
不相照應豈嘗思曰吾前日哀入井矣今當擴充入  
井之哀以哀此輩耶必擴充入井之哀而後能哀後  
來之可哀勞甚矣狹亦甚矣性體發用不如是矣此

樂安陳致和永甯著

皆宗

四端之發固自有性根在也吾養吾性隨在皆

至善之流行矣曰然則性何如而養乎曰孟子道性善指天命之體言也天命之性無聲無臭從何處下手只用得一個養字卽止至善之止字卽成性存存之存字是也養而無害順性而動達之天下見可哀而惻隱見可耻而羞惡見長上而恭敬見賢否而是是非非毫髮不爽所謂從性上發慮無往非不慮之良知矣良知上豈容更加擴充加擴充便是慮而後知知非良矣○天地人物原是一個主腦生來原是

一體而分故曰天地人物皆已也人已如何分析得是故立不獨立與人俱立達不獨達與人皆達視人猶已視己猶人渾然一個仁體程子所謂認得爲己何所不至是也若曰己立己達後方能了得天地萬物吾未立何暇立人吾未達何暇達人卽此便是自私自利隔藩籬而分爾我與天地萬物間隔不相關接矣便不仁矣所謂若不爲己自與己不相干是也

○黑識正識認之識仲弓問仁夫子告之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義備矣又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本無賓本無祭如見如承者何事子張問行  
夫子告之以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其可行矣又必  
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無言  
無行忠信篤敬亦何有此正所謂默而識之的消息  
也止於至善之脈絡也學問有這一步纔入微纔知  
本纔上達天德陽明先生見山中一老叟自云做言  
忠信行篤敬工夫三十九年此其人亦可尙矣只此  
默識一步未之知耳○問致中和致字曰天命之性  
不可觀聞此喜怒哀樂之所以爲根者也本自未發

渾然至善故謂之中。君子於此乎戒慎恐懼工夫都從性根上用。是曰致中。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此順性而動其流行恰當。主腦適相脗合而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君子亦順性之自然率之而已矣。率之則道在矣。是曰致和。致字須如此看。若從念上與事爲上去。致恐去天命之性尙遠。○心者性之發靈。是活物。是用神帝王用之以保民。桀紂用之以縱欲。宿儒用之以博聞強記。舉子用之以弄巧趨新儀。秦用之縱橫。捍闖仙家用之呼吸長生。佛氏用之灰心槁性。農工



爾海章憲  
受純顯著

醫卜各有所用大學教人收攝此心歸止至善亦隨  
亦保如見如承直用他歸根復命庶源潔而流自清  
根深而葉自茂德無不明民無不親天德王道一以  
貫之此復性之宗

泉翁云物至而後義生義生而後知有所措夫知有  
所措而後格之則未履其物不必豫格之也與吾師  
所格只當機之物頗合

此下皆井  
天萃測

俗儒求知於外者

也文成求知於內者也學不同而所主在知則同也  
見羅先生之學攝知歸止故其言曰用知以入止則

所云知者原是止之用神主知以求致則所云致者恐非善之歸宿是以止自淺而入深則有定靜安慮之異修由內而及外則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分。○意爲心之運用則統之於心尙未發之於情緒山謂知爲意之體者亦謂意爲已發故不得不以知爲體所以未安。○唐仁卿信石經大學謂置知止能得於格物之前似乎先深而後淺殆不知聖學之止爲入竅修爲工夫也謂儒者學問思辨之功無所容於八目之內殆不知止惟一法修有多方萬物皆備格

其當機之旨也。謂物有本末一條次致知在格物之下以釋格物殆不知此條教人以知止之法是混止而爲修也。○近代之流弊既專於知覺上用功而不知以知歸止仁卿之矯偏又專於法象上安命而不知以止求修。○此學未嘗不貴虛未嘗不貴寂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體未嘗不致知未嘗不格物只以修身爲本一切皆爲實功。○知本不言內外自是內外合一之體知止不言動靜自有動靜合一之妙談止修之法爲異說之防莫過於此。○善一而已。

楚雄朱萬  
玩汝恒著

有自主宰言者有自流行言者緝熙敬止所謂善之  
主宰止之歸宿而仁敬孝慈信則善之流行止之應  
感者也道有旨歸原不向逐事精察學有要領只在  
一處歸宗此孔門之止修博約正一貫之真傳也此  
皆日新蠡測聖人常止賢人知止果在一點靈光着力乎  
抑在未發之中下手乎戒懼必於不睹不聞天載自  
然無聲無臭皆不可以知名也故曰聖人無知○大  
學專教知止而修之工夫不過一點檢提撕使之常  
歸於止耳○自古聖賢常見自己不是常知自己不

足時時刻刻用省身克己工夫故聖如孔子且以不善不改爲憂無大過自歉此豈謙詞真見得渾身皆性命之流行通體皆至善之充周也歸宗處豈不直透性根落手處斷然修身爲本修而止於至善踐形乃所以盡性形神俱妙莫備於此止到穩時渾身皆善又何心術人品之足言修到極處通體皆仁又奚久暫窮通之足慮○一止一修卽一約一博互用而不偏

人性上雖不容添一物然一墮形骸便不若天之行

所無事故堯曰執中孔曰擇善固執子思慎獨孟子  
直養無害周子主靜立極皆就太虛中默默保任謂  
其有曾不着相謂其無曾不落空真宰天地人物之  
根源世儒云一着工夫便乖本體大抵認性命一物  
無有理窮無理性盡無性理性俱盡方至於命某則  
謂性命雖無聲臭而其顯於喜怒哀樂人倫日用實  
有自然之條理從條理處究極源委到得色色完滿  
無有缺欠則性命卽此貫串工夫實與本體合而豈  
一切掃除也乎

此下皆敬學錄吳興陸典以典著

王塘南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性之本體學問千頭萬緒亦自求復其性之本體斯言甚確但性非情識之謂喜怒哀樂隨感隨發而此體凝然不動曰中曰未發聖賢指點甚微其工夫亦從微處默默體認故塘翁云本性以之情云必從無思無爲而入云學者奈何役役於陰陽五行而不會太極之原既會太極何患無陰陽五行之用深於理解矣乃問畢竟是理如何窮性如何悟先生曰只須從末上去求本從用上去尋體豈恐人求之杳杳冥冥故

爲此切實之詞抑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卽不可求  
乎某謂不容說者其體之無聲無臭而無聲無臭正  
吾人所當理會故論明德親民必歸宗止善蓋至善  
其體明德其用止至善其歸宿明親其流行如濂溪  
旣云定之以中正仁義又云主靜立人極夫中正仁  
義有何不了而必申之主靜豈非靜體未窺則所云  
仁義中正者終在情識上揀別而非真性命用事乎  
○旣云靜久能自悟又云窮理斯悟不一靜不足盡  
理必假探索乎曰靜未嘗不盡理特恐認得不真耳



果知天性本靜而時時收拾精神管束於此則本根  
既植條理自生不必屑屑焉攷之經傳而念頭動處  
概與經傳合卽時取經傳發吾知見而經傳所言總  
與吾心印此之謂一得萬畢此之謂齋戒神明而非  
別有一段窮索工夫與主靜作對也卽如程子所言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亦須問所養所學者何物  
則養卽是學敬卽是知用工卽是進步不然則敬之  
爲言僅空空兀坐而知之爲說須物物討求末學支  
離從此起矣○論心者不根極於心所自來則欲與

理襍不培養於心所自來則遏欲與存理勤苦而難  
成心所自來者性也性所自來者天也天性在人不  
離於喜怒哀樂而實不着於喜怒哀樂渾然不覩不  
聞之體所謂人生而靜是也何道何人何微何危自  
靜者不能不感感者不能不動於是有欲之名焉則  
所性自然之用也心也非卽爲私欲也顧有從性而  
出者有不從性而出者從性而出曰道心卽蔽錮之  
極而終有不可泯滅者在故曰微不從性而出曰人  
心卽禁制之密而常有逐物而流者在故曰危此危

微問不可爲歸宿地也。舍此善而求正心，心未有能正者也。其正也不必從事於矯就性之無偏倚處，卽正也。舍養性而求盡心心，未有能盡者也。其盡也不必從事於擴就性之無虧欠處，卽盡也。當知感物動念之時，兩者似乎相對而反之。天性本然之體，豈惟無人卽所謂道者，亦渾淪而不可窺，豈惟不危卽所謂微者，亦渺茫而不可執，是誠生天地人物之大原，爲入聖之真竅也。

格致誠正，豈無事實齊治均平，豈無規爲唯一，一切以

修身爲本則規畫注厝一有不當喜怒哀樂一不中

節只當責本地上欠清楚非可隨事補苴抵塞罅漏

已也

此下皆明宗錄

人處世中只有自己脚下這一片地光

光淨淨可稱坦途。離此一步不免荆棘便是險境故

已分上謂之素。謂之易。人分上謂之外謂之險。身

是善體無動無靜而無不修。卽無動無靜而無非止

倘若懸空說一止其墮於空虛與馳於汗漫等耳。

易之窮理是盡性工夫必其所窮者爲此性也。書之

惟精是惟一工夫必其所精者爲此一也。博文是約

禮工夫必其求禮於文者也道學問是尊德性工夫必其以德性爲學者也不然主意不先定一切工夫隨之而轉必執曰修處無非止也則義襲者亦謂之率性矣○大學從本立宗一切格致只從裏面究竟而愈入愈微後儒從知立宗一有知覺便向外邊探討而轉致轉離止善之學性學也反本則與性漸近離本則去性漸遠所以知本爲知之至也人心旣喪曷爲有平旦之氣乎則仁義之本有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性矣氣之清明曷爲必於平旦乎則日夜

之息爲之也君子察此可以知養矣○復之爲言往而返也譬之人各有家迷復者往而不返喪其家者也頻復者日月一至暫回家者也不遠之復則一向住在家中偶出門去便卽回來未嘗移徙故曰不遷未有別處故曰不貳以此見顏子之學常止之學也○鳶之飛魚之躍便是率性不可復問何以飛躍曰率性飛者自飛不知其所以飛躍者自躍不知其所以躍可見者物不可見者性也不但鳶魚爾也此之謂不覩不聞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者也見此者

南昌涂宗  
濬及甫著

謂之見性慎此者謂之慎獨先生云以我觀書在在  
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茫然即讀書一端觀之而謂學  
不歸本可乎謂本不於身可乎

後儒將止至善做明明德親民到極處屬求一段事

審爾則顏曾並未出仕親民止至善終無分矣

此下皆證

學至善兩字形容不得說虛字亦近之然聖人只說

至善不說虛正爲至善是虛而實的又是實而虛的  
言善則虛在其中言虛則兼不得實也程子云人生  
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如云可

說卽是情不是性矣旣不可說故透性只是止○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爲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究窮物理講得處處明了方來言行與孔子之教真是天淵若真正入聖門頭便將平時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才智伎倆盡數掃蕩一絲不掛內不着念外不着相四方上下一切俱無倚靠當時自有滋味可見由此併精直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卽外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有通貫時節○吾儒



盡性卽是超生死。死氣也。非性也。性也者。命也。不  
因生而生。不因死而死。原與太虛同體。儒學入門卽  
知止。知止卽知性。知性而盡性。達天德矣。超而上之  
矣。○人自有身以來。百骸九竅五臟六腑七情六欲  
皆生死之根。富貴貧賤患難聲色貨利。是非毀譽作  
止語嘿進退行藏辭受取與。皆生死之境。若逐境留  
情。迷真滯有。便是在生死的緣業。若順事無情。攝末  
歸本。一而不一。凝而不流。卽是出生死的法門。蓋真  
性本寂聲臭俱無。更有何物受彼生死。○聖學身心

本無分別形色卽是天性不可謂身乾淨不是心乾淨心乾淨不是身乾淨孔子皜皜肫肫全在仕止久速上見。○今人但在天下國家上理會自身却在一邊。○打疊靜坐取靜爲行可以言靜境未可以言靜體人生而靜之靜直言靜體故止地可依不對動靜之靜而言

近來談止修之學者有重止者則略言修遂搆荒唐入禪之誚有重修者則輕言止至騰切實近裏之聲其實於透底一着不能無失夫止修非二體論歸宿

豐城劉乾  
初德易著

工夫不得不判分兩擊。究血脉消息。却自渾合不離。未有不止而能修。亦未有不修而能止者。第止之歸。宿直本修身透體歸根。畢竟不落流行之用。而誠正格致。則有若網之在綱者。是則直下真消息也。吾儕止未得力。畢竟修的工夫。還用得較多。且重然究竟徹底一著。總屬止的隄防。此下皆崇行錄只反身一步。便是歸根復命。便有寂感之妙。只離本一步。便跟著心意。知物走便。逐在家國天下。去精神分散。往而無歸。無復有善著矣。○只歸到已分上。便是惠迪便吉。一走

向人分上便是從逆便凶幾微之差霄壤相判。只  
落了心意知物便有後天流行之用便是可觀可聞  
有聲有臭的恁是刻苦下工存理遏欲畢竟是用上  
著脚去先天真體遠矣故聖人之學直從止竅入微  
後儒之工只向修法下手以此而欲上達聖人心傳  
不得其門而入者也。○性情才三字孟子特地拈出  
三個眼目一屬情與才便有利有不利教人只從利  
上認取性體告子生之謂性分明是指才爲性到才  
上看性性安得有全善者乎

豐城熊尚  
文益中著

問初學纔要止。又覺當修纔去修。又便不止。未知下

手處。曰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止不是止。曰是止。曰卽

此是修不是修。曰是修。曰然則何時何地不是下手

處。雖然夫子先說個復禮。以顏子之聰明不得不復

問子一點出視聽言動四字始信是下手妙訣矣。此

皆天中

視聽言動形而下者。孰主宰是孰隆施是便

習錄

是形而上者。豈是懸空。另有個形上的道理。唯形上

卽在形下之中。故曰修身爲本性學也。○物雖紛紜

豈不各有個天然的本末事。雖雜冗莫不各有自然

的始終人惟臨局當機莫知所先則精神無處湊泊。譬之奕然晝東指西茫無下手只緣認不得那一著該先耳夫只認定一個本始當先而先之則當下便自歸止此固未嘗不用知然却不在知上落脚故曰攝知歸止。○本體粹然何所可戒而亦何以可求故其功在止止卽戒慎恐懼之謂。○心是把捉不得的活物必須止得住方可言存養。蓋形生神發後這靈明只向外走就是睡著時他也還在夢裏走滾故這靈明上無可做手但要識得這靈明從何處發竅便

從那發處去止。

故者以利爲本所謂故之利者卽惻隱四端之心也。

容有不惻隱之心矣而豈有不仁義禮智之性哉此

心性之辨也

此下皆時習錄

修身爲本之宗須實以身體勤

以身體勤必查來歷源頭何如做手訣竅何如將來

受用何如以來歷源頭言之將人生而靜以上者爲

始乎人生而靜以下者爲始乎心意知爲人生而靜

以上者乎蓋人生而靜以下者乎則止至善之爲入

門第一義也決矣以做手訣法言之至善查冥欲止

而無據而經世之人日以其心意知與天下國家相  
搆又頃刻不能止者非從事物上稱量本末始終討  
出修身爲本。至善於何握著而止於何入竅乎則做  
手訣法之莫有妙於修身爲本也信矣。以將來受用  
言之離本立宗離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  
乎從本立宗從止發慮者之能爲天地萬物宗主乎則  
其受用之莫有可大也信矣然則此學信乎其可以  
定千世不易之宗也